

当爱与恨走到极端，只有复仇，我才能活下去！

[挪威] 尤·奈斯博——著

韩宜辰——译

复仇者

S o r g e n f r i
Jo Nesbø

罪人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复仇者

S o r g e n f r i

Jo Nesbø



[挪威]尤·奈斯博——著 韩宜辰——译

CS
PUBLISHING & MEDIA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仇者 / (挪) 尤·奈斯博著 ; 韩宜辰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6

书名原文: Sorgenfri

ISBN 978-7-5404-8700-3

I. ①复… II. ①尤… ②韩… III. ①推理小说—挪威—现代 IV. ①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1653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7-150

SORGENFRI by JO NESBØ

SORGENFRI: Copyright © Jo Nesbø 2002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 AB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书译文由台湾漫游者文化授权简体中文版出版发行

上架建议: 畅销·悬疑小说

FUCHOUZHE

复仇者

作者: [挪威] 尤·奈斯博

译者: 韩宜辰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吴文娟

策划编辑: 董卉

特约编辑: 李甜甜

版权支持: 辛艳

营销支持: 李天语 徐燧

封面设计: 利锐

版式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75mm × 1270mm 1/32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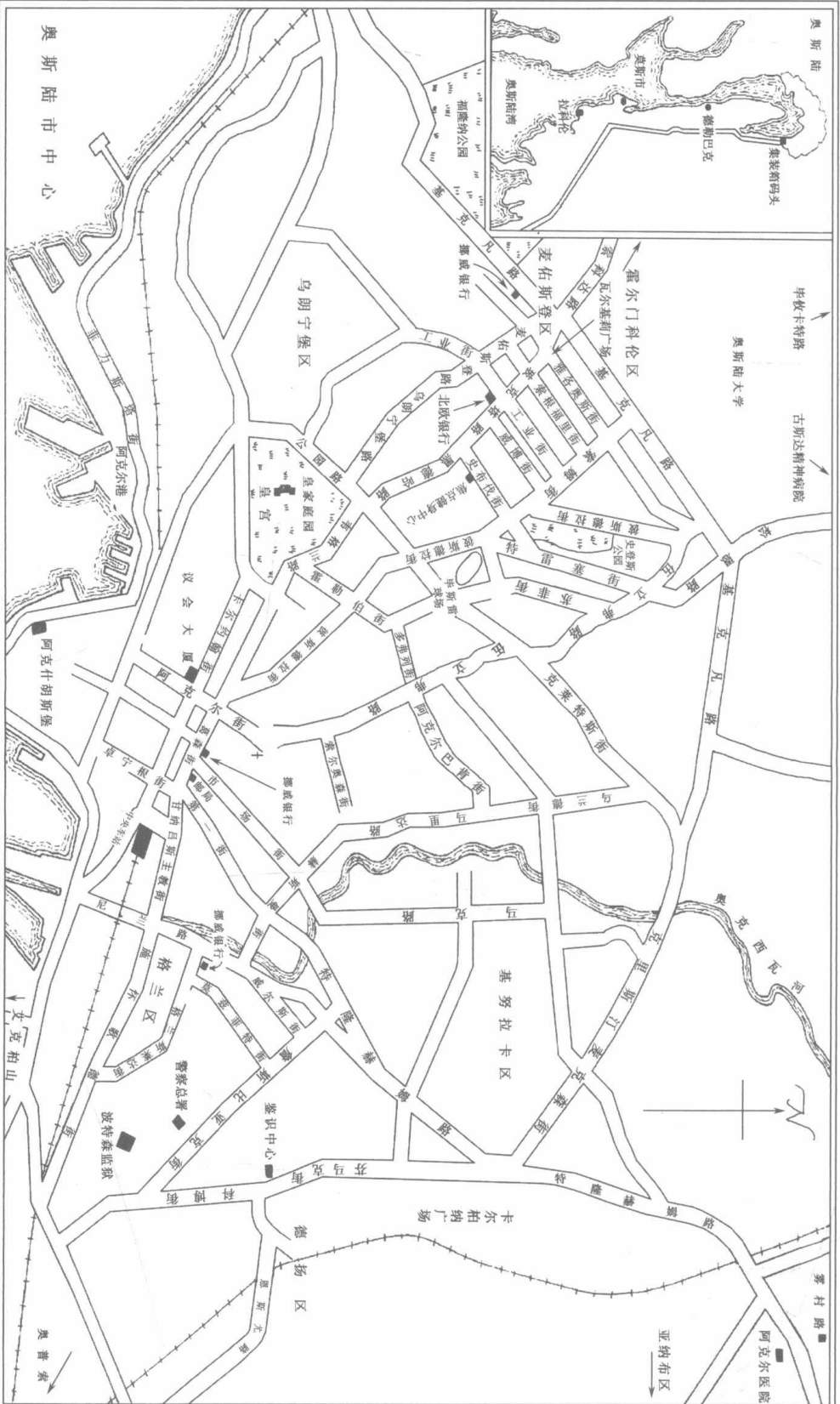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04-8700-3

定 价: 4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奥斯陆市中心



奥斯陆

奥斯陆
奥斯陆市
德勒巴克
集菜船码头

毕依卡特路
奥斯陆大学
古斯塔精神病院

亚纳布区
阿克尔夫医院
黎村路

阿克什胡斯堡

阿克什胡斯堡

乌朗宁堡区

基努拉卡区

皇家宫殿

议会大厦

挪威银行

挪威银行

警察总署

波特森监狱

卡尔帕纳广场

德牧场区

霍尔门科伦区

麦佑斯登区

史密森公园

波斯特拉街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霍尔门科伦区

麦佑斯登区

史密森公园

波斯特拉街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史密森公园

N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部

1

第二部

77

第三部

173

第四部

235

第五部

279

第六部

357

第一部

刹那中的两个人被镜头捕捉，一个对另一个判了死刑。戴头套的脸与无助的人质之间，有两只手宽的距离。死亡使者和他的受害人。枪对准她的喉咙，一条极细的项链悬垂着一个心形金坠子。

1 计划

我就快死了。实在没道理。计划不是这样的，至少我的计划不是这样。或许我一直不自觉地朝这个方向前进，但这不是我的计划。我的计划更好，我的计划行得通。

我看着枪口，心里很清楚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死亡使者。摆渡人。最后一笑的时刻到了。如果你能看到隧道尽头的光，那可能是喷出的火焰。最后落泪的时刻到了。我们本来可以度过美好人生的，只要按计划行事就好。最后的念头。大家都在问人生有何意义，却没人问死亡有何意义。

2 宇航员

那老人让哈利想起宇航员。滑稽的小步伐、僵硬的动作、死气沉沉的黑眼珠和匆匆踩过木地板的鞋，唯恐一离开地面，他就会飘进太空。

哈利看了看悬挂在出口的白墙上方的时钟，下午三点十六分。窗外，玻克塔路上是行色匆匆的周五人潮；低悬着的十月太阳，映照在高峰时段往来车辆的两侧后视镜中。

哈利专心看着那个老人。亟须清洗的帽子和典雅的灰色大衣，大衣下是花呢夹克、领带和穿旧的灰色长裤，长裤上有一道又直又挺的折痕；脚下的鞋擦得光亮，鞋跟处有磨损。这样的退休人士在麦佑斯登区似乎多的是。这并非猜测。哈利知道奥古斯特·舒尔茨现年八十一岁，之前是服饰零售商，除了战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待过一阵子，这辈子都住在麦佑斯登区。他每天都走过铃环街的人行天桥去探望女儿，僵硬的膝盖就是在桥上摔过一跤的结果。他的手臂在手肘处弯成直角，伸向前方，更给人一种机械人偶的感觉。他的棕色拐杖吊在右前臂上，左手抓了张银行支票，准备拿给二号柜台后方的短发年轻人。哈利看不见银行柜员的脸，但他知道那人凝视着老人，脸上的表情混合着同情与不耐。

三点十七分，终于轮到舒尔茨了。

丝蒂恩·格雷特坐在三号柜台后方，她刚从一个头戴蓝色毛线帽的男孩手里接过一张汇票，正给男孩数出七百三十挪威克朗。她每把一张钞票放上柜台，左手无名指上的钻石就闪一次光。

哈利看不到，但他知道三号柜台前方有个推婴儿车的女人，女人前后摇着婴儿车，大概是想让自己分心吧，因为婴儿已经睡着了。女人等着布莱恩女士为她服务。布莱恩女士正大声对电话那头的男人解释，他不能从

别人的账户拿钱，除非该账户的持有人签了同意书。她还说，在银行上班的又不是他，因此讨论或许该结束了。

这时门开了，两个男人大步走进银行。一个个子很高，另一个比较矮，两人穿着同样的工作服。丝蒂恩抬起头。哈利看了看表，开始计时。男人冲向丝蒂恩所在的柜台，高个子走路的样子像是脚下有水坑；矮个子则步履轻快，仿佛身上容纳不了过度发达的肌肉。戴蓝帽子的男孩缓缓转身，开始朝出口走，一面专心地数钱，完全没看到那两个男人。

“嘿。”高个子男人对丝蒂恩说，同时把一个黑箱子重重摞在柜台上。矮个子推了推鼻梁上的反光墨镜，上前将另一个一模一样的箱子放在旁边。“钱！”他尖着嗓子，“开门！”

就像按下了暂停键，银行里的一切动作都冻结了，只有窗外的车流透露出时间并未停止，时钟的秒针也显示已经过了十秒。丝蒂恩按下桌子下方的按钮，一阵电子嗡嗡声响起，矮个子男人用膝盖把柜台门顶在墙上。

“钥匙在谁那里？”他问，“动作快点，我们时间不多！”

“赫尔格！”丝蒂恩回头喊。

“什么事？”声音从银行里唯一一间办公室敞开的门内传来。

“赫尔格，我们有客人！”

一个戴眼镜、打领结的男人出现了。

“赫尔格，这两位男士要你打开提款机。”丝蒂恩说。

赫尔格·克莱门森眼神空洞地望着穿工作服的两个男人。男人现在跟他在柜台的同一边。高的那个紧张地瞥了一眼大门，矮的那个紧盯着这位分行经理。

“噢，对，当然。”赫尔格倒抽了一口气，好像刚想起错过了一个约见似的，发出一阵洪亮的狂笑。

哈利一动也不动，只是把这些人每个细微的动作和姿势尽收眼底。他继续看着门上的时钟，但眼角仍能瞥见那位分行经理从里面打开提款机，

取出两个长金属盒，递给两个男人。整个过程都在静默中以极快的速度进行。五十秒。

“老兄，这些给你！”矮个子从他的箱子里拿出两个模样差不多的金属盒交给赫尔格。分行经理咽了一口口水，点点头，拿起盒子放进提款机内。

“周末愉快！”矮个子说着挺直背脊，抓起箱子。一分半钟。

“等一下。”赫尔格说。

矮个子身体一僵。

哈利吸着两颊，想让自己专心。

“收据……”赫尔格说。

两个男人瞪着这位矮小的灰发分行经理好一会儿，然后矮个子爆出大笑。声音大且刺耳，还有些歇斯底里的意味：“你真以为我们会没签名就走人？交出两百万却没收据？！”

“嗯，”赫尔格说，“你们上周就有人差点忘记啊。”

“最近送货部好多新人。”矮个子说。他跟赫尔格分别在黄色和粉色的表格上签名，然后交换表格。

哈利等到大门再度关上，才又看了看时钟。两分钟又十秒。

透过门上的玻璃，他看见白色的北欧银行运钞车驶离。

银行里的人继续交谈。哈利不需要数，但他还是数了。七个人。三个在柜台后，四个在柜台前，包括那个婴儿和一个刚进门的男人，男人穿工作服，站在房间中央的桌子旁，正在支票收执联上写账号。哈利知道是写给阳光旅行社的。

“午安。”舒尔茨说，开始朝大门的方向移动。

时间是三点二十一分十秒整。从这时起，一切都变了。

门开的时候，哈利看到丝蒂恩从文件中抬起头，又低下去。然后她又抬头，这一次速度慢了些。哈利的注意力移到大门。进来的那个男人已经拉下连身衣的拉链，抽出一把黑色和橄榄绿相间的AG3自动步枪。一只海

军蓝的忍者头套完全遮住了他的脸，只露出眼睛。哈利从零开始数。

忍者头套的嘴巴部位开始动，像个大脚怪玩偶：“不许动，抢劫！”

他并没有提高音量，但在小且密闭的银行大厅中，这句话就像发射了一门大炮。哈利仔细打量着丝蒂恩。在遥远的车流声中，他听到男人扣动扳机，上了油的金属发出一声流畅的咔嚓声。丝蒂恩的左肩垮了下来，不细看不会发现。

勇敢的女孩，哈利想。也或许她只是吓坏了。奥斯陆警察大学的心理学讲师奥纳曾经告诉他们，人如果害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思考，以之前设定好的模式行动。奥纳说，多数银行员工会在惊吓中按下无声的抢劫警铃。他也引述抢劫后的审讯报告，表示很多人事后都不记得自己到底有没有按过警铃。他们都进入了“自动导航”模式。奥纳说，银行劫匪也一样，预先设定要对任何阻止他行动的人开枪。所以劫匪越害怕，别人让他改变心意的机会就越渺茫。哈利全身紧绷，盯着劫匪的眼睛。蓝色的。

劫匪解开一个黑色旅行袋，扔过柜台。黑衣男子走了六步到柜台门口，手往门上一撑，双腿越过柜台门，站到丝蒂恩的正后方。丝蒂恩仍然坐着，表情空洞。很好，哈利心想。她熟知自己的直觉，她不想盯着劫匪看，以免激起对方的反应。

她尚未出现惊慌的反应，但哈利看出丝蒂恩的胸口在起伏，她的白上衣变紧了，衣服下面的纤弱胸腔似乎挣扎着要吸气。十五秒。

她清了清喉咙。一次，两次，总算让声带发出声音：“赫尔格。提款机钥匙。”即使三分钟前才说过类似的话，但此刻丝蒂恩的嗓音低沉沙哑得像是另一个人。

哈利看不到他，但他知道赫尔格已经听到劫匪的说话声，而且已经站在办公室门口了。

“快点，不然……”她的声音几乎细不可闻。在一阵沉滞的停顿中，整个银行只有舒尔茨的鞋底在木地板上拖曳的声音，像两把刷子极慢地来回擦过鼓面。

“……他会开枪杀了我。”

哈利看着窗外。外面通常会有一辆没熄火的车，但他却没看见。只有经过的汽车和行人的模糊影子。

“赫尔格……”她的声音在乞求。

快啊，赫尔格，哈利暗暗催促。他对这位老银行经理略知一二，他知道他家里有两只纯种贵宾狗，还有妻子和最近被男友搞大肚子然后抛弃的女儿。他们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等赫尔格一回家，就开车去山上的小木屋。此时此刻的赫尔格觉得自己沉在水里，像身处在慢动作的梦境中，不管多么想要加快速度都没有用。然后他进入了哈利的视野。银行劫匪抓住丝蒂恩的头发一扯，站到她后方，自己则面对赫尔格。赫尔格像个必须喂马却又怕得要命的孩子，站得老远，整条手臂伸得直直的，手里抓着一串钥匙。头套男在丝蒂恩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把步枪对准赫尔格。赫尔格踉跄地退了两步。

丝蒂恩清了清喉咙：“他说，打开提款机，把钱放进这个黑色旅行袋。”
赫尔格茫然地瞪着对准他的步枪。

“你有二十五秒，之后他就会开枪。对象不是你，而是我。”

赫尔格的嘴张开又闭上，好像想说什么。

“快点，赫尔格。”丝蒂恩说。

抢劫从开始到现在过了三十秒，舒尔茨已经快走到大门了。分行经理在提款机前跪下，看着那串钥匙。钥匙共有四把。

“还有二十秒。”丝蒂恩的声音响起。

麦佑斯登区警局，哈利想着。巡逻车已经出发，相隔八条街，现在是周五的高峰时段。

赫尔格用发抖的手指拈出一把钥匙，插进锁孔，钥匙插进一半就卡住了。他更用力地往里戳。

“十七秒。”

“可是……”他开口。

“十五秒。”

赫尔格拔出钥匙，换了一把再试。插进去了，却转不动。

“老天……”

“十三秒。赫尔格，用贴绿胶带的那把。”

赫尔格盯着钥匙，仿佛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串东西。

“十一秒。”

第三把钥匙插入，转动了。他拉开门，转向丝蒂恩和那个男人。

“还有一个锁要开……”

“九秒！”丝蒂恩喊。

赫尔格发出一声呜咽，手指滑过凹凸不平的钥匙边缘，眼前昏花一片。他像盲人摸点字那样，摸索着钥匙边缘，想找出正确的那把。

“七秒。”

哈利仔细听着，还没听见警车的鸣笛声。舒尔茨握住了大门的把手。

一声金属咔嗒声，钥匙整串掉到地上。

“五秒。”丝蒂恩低声说。

大门开了，马路上的声响涌进银行。哈利好像听到远方有熟悉的濒死哀号。那声音又响了。警车声，然后大门关上了。

“赫尔格，两秒！”

哈利闭上眼，数到二。

“开了！”赫尔格大叫。他打开第二道锁，半站着拉扯卡住的钱箱。“等我把钱拿出来就好！我……”

一声刺耳的尖叫打断了他的话。哈利看着银行的另一头，有个女人呆若木鸡地站着，望着那个一动不动、拿枪抵住丝蒂恩脖子的劫匪。丝蒂恩的眼睛眨了两下，一声不吭地朝婴儿车的方向点了点头，小孩的尖叫声更响亮了。

第一个钱箱松脱时，赫尔格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他拉过那个黑色旅行袋，在六秒内把钱全丢了进去。赫尔格按照嘱咐拉上袋口的拉链，站在

柜台边。一切指示都通过丝蒂恩的口传达，她的声音现在听起来惊人地冷静。

一分钟又三秒。抢劫完成，钱全进了旅行袋。几分钟后警车就会抵达，四分钟内其他警车会挡在银行四周的脱逃路线上。劫匪全身的细胞一定都在大叫“他妈的该走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哈利意想不到的事。完全不合理。劫匪不但没逃跑，还一把扯过丝蒂恩的头发，将她转了半圈，面向自己。哈利眯起眼睛。他这几天得去检查一下视力，但他还是看到了。丝蒂恩被迫望着面前那位看不见脸的施虐者，听到他对他低声说的话之后，她脸上呈现出缓慢、渐进的变化：那两道纤细、修剪整齐的眉毛，在眼睛上方弯成了两个“S”；眼睛像要跳出眼眶似的瞪得老大；上唇向上扭曲，嘴角下垂凝成一个惨笑。婴儿不哭了，这场啼哭来去都很突然。哈利用力吸了口气。因为他很清楚：这幅冻结的画面是精湛的影像。刹那中的两个人被镜头捕捉，一个对另一个判了死刑。戴头套的脸与无助的人质之间，有两只手宽的距离。死亡使者和他的受害人。枪对准她的喉咙，一条极细的项链悬垂着一个心形金坠子。哈利看不到，但他仍然能感到在她纤细皮肤下跳动着的脉搏。

一阵模糊的声音响起。哈利竖起耳朵。但那不是警车，而是隔壁房间的电话。

头套男转过头，看了看吊在柜台后方天花板上的监控摄像头。他举起一只手，伸出五根戴着黑手套的手指，握拳，然后伸出食指。六根手指。多用了六秒。他又转向丝蒂恩，双手把枪握在腰部，枪口向上指着她的头，双腿微微分开以抵抗后坐力。电话还在响。一分钟又十二秒。钻石戒指在丝蒂恩半举着的手上闪烁，仿佛在向谁道别。

就在三点二十二分二十二秒时，他扣下扳机。枪声尖锐又空洞，将丝蒂恩的椅子打得后退，她的头在脖子上晃着，像个肢体残破的布娃娃。随后椅子整个翻倒，丝蒂恩的头撞上了桌角，发出一声闷响，消失在哈利的视野中。原本贴在柜台上方的玻璃隔板上、印着北欧银行新退休方案的海报，也成了一片血红。哈利现在只听到愤怒、不肯妥协的电话铃响。戴头套的

劫匪拿起旅行袋。哈利得做个决定。

劫匪跳过柜台，哈利下定决心。他一下从椅上蹿起来，跨出六步，抵达，接起电话：

“有话快说！”

在他话音刚落的空当，他听到客厅电视里的警车鸣笛声、附近人家传来的巴基斯坦流行音乐和走上楼梯的沉重脚步声，好像是麦德森太太的。然后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笑声来自过往的一次邂逅，尽管时间还不算太久，却让人觉得遥远而陌生；就像哈利百分之七十的过去，总是不时地以模糊的谣传、完全虚构的故事，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不过现在这个是他能够确认的往事。

“哈利，讲话还是这么有男子气概啊？”

“安娜？”

“哇，哈利，了不起。”

哈利感到一阵甜甜的暖意冲上胃部，几乎像威士忌，但只是几乎。他从镜中看到钉在对面墙上的一张照片，那是年幼的他和妹妹多年前在维斯滕过暑假时照的。照片里的两个人都笑着，是那种相信不会有坏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孩子笑容。

“哈利，你周日傍晚都做些什么？”

“嗯，”哈利听到自己自动模仿起她的声音：稍显低沉、拖着尾音。他不是故意的，至少现在不是。他咳了一声，改用更中性的音调：“做一般人会做的事。”

“什么事？”

“看录像带。”

3 痛苦之屋

“看过录像带了吗？”

在老旧办公座椅的嘎吱响声中，哈福森警官靠进椅背，看着资历比他老九年的同事哈利·霍勒警探，年轻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当然。”哈利说，拇指和食指滑下鼻梁，露出充血双眼下的两个眼袋。

“看了整个周末？”

“从周六早上看到周日傍晚。”

“噢，至少你周五晚上好好享受过了。”哈福森说。

“的确。”哈利从外套口袋里拿出蓝色档案夹，放在哈福森面前的桌子上，“我看过笔录了。”

哈利从另一个口袋拿出一小包灰色的法国殖民地牌咖啡。他和哈福森共享的这间办公室位于格兰区警察总署六楼的红区，几乎在走廊尽头。两个月前，他们买了一台兰奇里奥意式浓缩咖啡机，现在这台机器就傲立在档案柜上。柜子上方有个相框，照片里一个女孩坐在桌前，双腿翘在桌上，一张雀斑脸看似怪模怪样，实际上她只是笑得不可开交。背景就是这间挂着照片的办公室。

“你知不知道每四个警察里面，就有三个没办法正确写出‘没意思’三个字？”哈利边说边把外套挂上衣架，“他们不是漏掉三点水，就是……”

“有意思。”

“你周末做了什么？”

“周五，因为有个匿名的疯子打电话说有汽车炸弹，我把车停在美国大使的公馆外，在车里坐了一整晚。当然只是虚惊一场，但现在时局这么敏感，我们只能在那边待着。周六，我又去寻找我的真命天女。周日，我